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
第四十五回 安兵部為女擇婿 張秀才代友為媒

詞曰：佳人只要心兒俏，思量無不到，從頭直算到收梢，不許情長情短勿情消。一時任情顛這倒，那怕旁人笑？有人點破夜還朝，方知玄霜搗盡是藍橋。

這一首閒言，且自不表。

話講張寅在呂府，飲至二更方散。有張寅的家人拿著燈球，照著相公回府。鄧氏預備了酒席，與張寅啣醉，收拾安寢。次日，準備牲醴謝神，家人道喜。張寅見了學裡老師，消假起復，出門拜客，一連擔擱了半月。

那一日，張寅特為呂昆的事，到安府前來投了名帖，家人通稟，安老爺見了帖，吩咐請張相公廳上會。張寅進來，安老爺〔見〕他一表人才，風流儒雅。二人見禮已畢，分賓坐下。家人巡茶已畢，安老爺開言道：「老夫自與尊翁同寅，朝夕不離；近來不覺疏失故交之好。但不知賢姪曾有親事否？」張寅道：「小姪已有親事，多蒙老伯關心！」安老爺聽得張寅已有親事，心下暗想：本待要將他為東床坦腹，無奈他已有室家，未便再言。連連說道：「適才老夫所說，就是小女，如今年已及笄。拜煩賢姪有相好的貴友，無論貧富，只要才品兼優，托作冰人月老。但〔老〕夫只此一女，倘圖得一個乘龍之客，後來此身有靠，足感良多。」張寅暗想道：「我正為呂兄謀婚而來。今日安老伯托我擇婿，可見他令愛尚未擇人受聘，我何不趁此機會撮合而成？豈不為美！」這正是：

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何愁無處下金鈎？

張寅遂在安老爺跟前力舉薦呂昆。安老爺道：「老夫一向聞得此人，乃稱風流才子，但未見其形，不知賢姪可能同他到舍一會否？」張寅道：「既然要會他一面，卻也不難，老伯可備下請帖，藉此席中一敘，可以觀其動靜。」安老爺連連點頭道：「此言不謬。」當下計較已定，張寅告別，安老爺一躬送出。

張寅離了安府，一直趕至閩門，已是午飯時候。到得呂昆家下，呂昆見面就問：「所托之事可成就否？」張寅道：「賢弟太性急了！想婚姻大事，又非買賣可比，那裡這等容易？」呂昆道：「如今閒話休題，兄長可曾見過那安老兒？有何話說？」張寅〔道〕：「適才卻在安府而來。如今安老年伯要當面一會，還要請教佳作。」呂昆道：「要論做詩賦，不在小弟意下。但不知是幾時前去？」張寅見他著急，他偏愈緩，把個呂昆活活急殺。正是：

好事從來不易得，世間無有不艱難。

只些時他俯首低眉，心神不定。〔張寅〕連連的笑道：「賢弟不必如此！自古道：事寬則圓。且去見了令堂，再作計較。」

二人同至裡邊，鮑氏夫人道：「賢姪一向公冗，為何不來走走？」張寅道：「只因遊學回來，家下俗事未完。今日特地前來請安。適才在兵部安老年伯府中，道及呂賢弟才貌。安老年伯有一令愛，欲小姪為媒。我想呂賢弟尚未婚聘，小姪在安老年伯跟前極力保薦；安老年伯說但聞其名，未見其人，意欲當面一會。故爾小姪前來道喜。」鮑氏夫人道：「既蒙賢姪雅愛，足見兄弟情長。但是小兒輕狂，諸事還要賢姪指教。」鮑氏夫人命人備飯，與張相公用。用畢告辭不題。

再言安老爺將托張寅為媒的話，對談氏夫人說明。老人家擇婿甚急，一刻也不停留。頭一天吩咐廚下備酒，灑掃花園伺候，寫了兩封年家眷侍生的請帖，上寫：「翌午滌樽候光，恕不莊啟。」差了兩個家人，到張、呂兩家投請。

張寅接見了帖子，清晨梳洗已畢，正欲動身，鄧氏道：「相公，這等清早何往？」張寅道：「昨日安兵部家下了請帖，為代呂家叔叔作媒，請我陪席。」鄧氏道：「既然安府中大開東閣，卻是椿喜事，相公何不換些新豔服色過去？」隨即換得衣冠楚楚。這正是：

鬢門秀士朱衣客，又作淮陰月老人。

命書童跟隨，到呂府中來。

見了鮑老夫人，道：「昨日安老年伯下得有帖，請令郎赴席；小姪是個陪客，故爾前來，同令郎一同赴酌。」鮑氏夫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酒席間一切拜託賢姪照應。恐怕他少年人不諳世務，反為不美。」吩咐公子更換衣巾，收拾得停停當當，在此等候安府中差人來請。張寅道：「賢弟此去，須要做作些才好，方見得我們學文。等他再四佩服，那時我在旁邊自有調停。如今愚見：待我先到安府等候；須等請過三次，賢弟方可前去。」